

二〇二二年一月七日（星期五）

海韻文藝副刊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January 07 2022 Friday Page11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大雪

陳仁紅

一群鶲旦鳥
從上古飛來，
羽毛裡
藏著
帝堯的物候指令

途中
又背上
西漢辭賦裡
《太初歷》

農事已停
所有的鋤犁
聚集
在臘梅下
傾聽
雪和梅花的情話
並紛紛
議論著
第二十一個節氣

大雪，
從巴顏喀拉山出發
乘著
孤帆
沿黃河
故道而來

太陽黃經
255度的冷
冰封千里

而一棵荔
挺蘭在白裡
吐綠
像愛，
遇見了
我

文藝副刊**海韻****神樹**

陶宗令

250萬年前的某天，上帝隨手將一把種子往人間一扔，剛好給西半球的一塊土地給接住了。那塊土地便是北美西南部的大鹽湖至莫哈威沙漠一帶。

莫哈威沙漠大約源于1億年前的聖安德烈亞斯斷層大地震。那次地震天崩地裂、使得大量的熔岩從地殼深處噴射而出，再在地表凝卻成廣袤的花崗岩區。爾後，那些花崗岩又在漫長的歲月裡被旱蝕、潮蛀、晝摧夜殘，最終風化為沙，形成了無人區。

倘若那把倒霉的種子屈從於上帝的任性和環境的險惡也就罷了。可它卻桀驁不馴、朋克另類，硬生存在那塊草不生、鳥不至的蕭殺之地冒出根須並頑固地成長起來。

天地照原日出日落，人間照原爾虞我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連鬼都不知道莫哈威荒漠猛然間會歪七扭八、稀稀朗朗地長出一些非草非木、粗勁粗糙的「大草」來。直到摩門教徒為了躲避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等諸多門派的迫害而進行漫長的西遷時，第二任教主的徒子徒孫們才在大鹽湖峽谷第一次發現了這種長相奇異、葉如匕首、滿身芒刺的「大草」。

當時，殘餘的摩門教徒正處于精疲力盡，彈盡糧絕的垂死處境，冥冥中就有了一

種迴光返照般的信念與剛毅——這些傲指蒼天、堅貞不屈的枝葉不就是神人約書亞（舊約聖經裡的主要人物）向上蒼伸出的手臂麼？他給予我們支撐下去的力量，暗示我們曙光會重新升起！於是，這種給了他們希望和力量的「大草」，也就有了「約書亞樹」這個充滿宗教韻味的暱稱。

說約書亞樹是「大草」，是從植物解剖學方面的定義。它沒有年輪，莖部木質化程度很低，葉子也是一歲一枯榮。只是它渾身佈滿密集的線狀纖維，極有韌勁，枯而不落，枝幹便被一層層包裹起來，給人以「粗如樹」的感覺。

此樹的學名則十分斯文，叫「布來利弗利雅絲蘭」，系百合科絲蘭屬單子葉植物。這與它粗糲龜裂、硬如鋼鬃的外表是多麼的相去甚遠呀。然而，相由心生、命由己造。它的生長地大多位于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猶他和內華達州境內的高海拔荒漠地段。那裡乾旱少雨，環境惡劣，如果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物結構形態，又怎麼能長到15米左右高並且能夠活到200—300歲的高齡呢？約書亞樹不僅相貌怪異，就連授粉媒介也與眾不同。它的花粉不吸引蜜蜂或禽鳥，只有一種絲蘭蛾為其授粉並把幼蟲寄生于絲蘭種子內，從而形成獨有的繁衍特性。

正是由於它過於珍稀、神奇，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法律正式在莫哈威沙漠建立了約書亞樹國家公園。因為這裡擁有全美最大的

布來利弗利雅絲蘭森林。

該公園的建立不僅有利于對約書亞樹的保護，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旅遊獵奇的好去處。在那裡，你可以與約書亞樹親密接觸，還可以看到墨西哥刺木、多刺仙人掌、巨石陣等「荒漠勝景」。

可能是應了「物極必反」、「紅顏薄命」的諺意吧？據一篇新近發表于《生態圈》雜誌的論文說：有研究表明，如果不採取有效的行動來控制全球變暖，約書亞樹可能在本世紀末之前就會滅絕。

這真是令人沮喪的消息呀。上帝好不容易賜予我們一尊珍品，眼睛還沒看熱，就又要從視野裡消失。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的情感能有多麼的不捨！要知道，倘若上帝從未將約書亞樹的種子灑向人間，倘若莫哈威沙漠從古至今一直蠻荒，我們反倒習以為常。這就如嘗到了民主與法制的甜頭就會對獨裁專制嗤之以鼻的道理一樣，人類對慾望的追求總是自低及高，不甘倒退。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自從摩門教徒將「大草」暱稱為約書亞樹並公諸于眾，這個過程就具有了天人合一的屬性而並非僅僅是宗教表達。于是兩個物種一直在互換著勇敢、頑強、智慧與力量——約書亞樹被賦予新的內涵，人類獲得了更豐饒的價值取向。所以即使《生態圈》雜誌所說的可能會變成客觀現實，約書亞樹這一「神人的化身」也會永遠翠綠在人們的心中！

人，懷揣詩心，去欣賞自然萬物，去過好每一天的生活，你的人生便是詩與遠方。

慢慢走，欣賞啊！看春光美，春水緩，春雨織成的輕紗渺然，聽每一朵春花在三月天裡的輕輕吟唱；賞五月紫藤如煙霞，讀六月芙蕖紅荷風濃，聽七月星子低語銀河上的橋。

慢慢走，欣賞啊！八月桂香枕入夢，碧雲天下寒煙翠。看秋江上歸巢的鳥兒馱著斜陽，看頭白的蘆葦妝成一瞬紅顏。聽紅楓激情的詩篇在九月的天宇下誦吟。落雪的冬日傍晚啊，溫一壺陳年老酒，讀一首慢詞，看窗外飛雪飄過，雪夜裡聽遙遠的詩經裡那驛路采薇的前塵往事。

慢慢走，欣賞啊！歲月輕寒過，唯有從容心，會釋然週遭，喟歎生活給予你平凡和不平凡的經歷；攜一顆從容心，會自省，會面對，再休整出發。從容心，淡然望，身邊的人和事更是淡淡的美好。詩心在，遠方就在身邊，明月就在窗前，南山便是你身前身後的守望。

慢慢走，欣賞啊！教育更如是。三尺講台，一筆一捺寫最真人，一言一行授最誠的心。一堂課，上得從容，上得睿智。用經年的積澱，文火熬製每一節淡然舒適的家常課，感性中滌蕩著理性的清輝。晨誦暮吟，慢慢的，帶著孩子們穿行在文字中，感召唐風漢韻宋韻的精神內核。聽花開的聲音，靜待每一朵花緩緩的、次第開放。

慢慢走，欣賞啊！揣一顆從容，眉間舒朗，衣襟有花，心中有詩，惜君如常。人生便是：惠風過，月下有清笛，飛花如夢來……

慢慢走，欣賞啊！

楊蘇燕

在阿爾卑斯山谷中有一條小路，路旁豎著一塊標語牌，上面寫著：慢慢走，欣賞啊！我想，每位來往的遊客，看到這塊木牌，應該意會，繼而莞爾吧！旖旎的風光在眼前，「慢慢走，欣賞啊！」善意的提醒，藝術且詩意。

慢慢走，欣賞啊！風景在身邊，且走且賞且悟，不枉走過這程山水。人生也不如此嗎？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生只不過是光陰河灘上的一塊小小的，微乎其微的卵石。從沙粒起，滾動向前，感受陽光雨露，滌蕩身心；越過溝壑，積塵泥漿包裹；衝破桎梏，見鋒芒；歲月靜好，心境圓潤。從沙粒至卵石，印證人的一生心境。這一生很長，這一生太短。走過四季，你可曾有放慢腳步，慢慢欣賞的時光？

荷爾德林說，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多少人讀到這一詩句，會有流淚的衝動？或許你在感歎：我報生活以歌，生活卻賜我以痛。人生，四季走過，不如意十有八九。是甘願自艾，還是清朗面對？沉淪與不甘就在一念之間。拾得從容心，換一個角度去審視所有的不如意。當你明白，所有的磨礪皆是生活對你的滋養。你會豁然吟出：我報生活以微笑，生活也將報我以歌。

人生漫長，光陰短。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做一個有情趣的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温陵氏

428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靜夜思（五章）

還在我耳邊說：葉片上抹不去的瘢痕，一定是那彎冷月在夜晚落下的憂傷；樹根下方黑草莖，可能是季節燃盡後的歎息。

那時候，這些無人知曉的秘密，是我心靈的養份。

今夜呵，枕著懷念，父親，你是我夢中最溫馨的那顆星。

夜雨淅瀝，燈影中你又一次現身。

感覺到一雙慈祥的目光看著我了，一陣透徹的暖，被注入到體內。

我情不自禁地喊出聲來：母親！

自從那個深秋的下午，你一去不歸。再沒有一雙手為我擦乾眼角委屈的淚水；再沒有誰給予我這樣的人生哲理：一旦翅膀纏上了金銀的絲線，這鳥就飛不上高天；若是背負陽光跋涉，這人就會被自己的影子擋路。

許多夜，你會在我的幻覺裡，用憐愛的眼神盯著我怎樣立地生根。

母親呵，有你在身旁，我餘生安穩。

今夜，多想讓這幸福的雨水一直下個不停……

夕陽下的老縛夫

那些浪花翻捲的故事，一點一滴地沉落在了江底，混濁空茫的眼眸中，只剩下回憶還在煥了又亮，亮了又熄。

夕陽下獨坐水邊，慢慢老去的身影，慢慢幻化成默然的礁石。

似乎受著什麼牽引，讓我把目光執拗地追向你——

是你從漩渦裡飛出的悲愴呐喊，還是你在絕壁陡崖留下的鐵繩痕跡？

是峽谷險灘上空你吼響的船工號子，還是你是在野渡碼頭高高掛出的桅燈？

嘉陵江，就像一根長長的鐵繩，綁定著你一生的命運，在險象叢叢的水路上匍匐前行。

江風輕輕吹。這絮絮叨叨的講述裡，有烈火般的山桃花燒灼你的急迫喘息；有柔軟的蘆葦纏綿著你的低沉呻吟；還有如水的月

光下，你執手惜別的含情叮嚀……

這些屬於你的，夢幻一樣的傳奇，是江天上越飄越遠的淡淡煙雲。

而眼下，時光老去，時代卻煥然一新。

夕陽下，我只能望著你慢慢固化為一尊雕像，定格成嘉陵江河運史的縮影！

舊碼頭

漿聲音杳，帆影無蹤。縛夫的悲愴深深

地嵌進在石縫。

碼頭舊了，被廢棄在水邊。

一天天風化成時空中的文物，頽敗成人們眼裡的古董。

如果不是告老還鄉，誰的腳步聲還能驚醒我的沉夢？誰在塵埃之上，還會把目光落在你的身上？

當一日千里的江水，選擇了飛跨東西兩岸的大橋作自己的陪襯，碼頭，注定在冷落中衰老。

不再有解纜或起锚的手，為你送往迎來；不再有高高的桅燈，為你照耀日昇月降；

唯有岸礁上厚重的青苔，鋪展你的千年風霜。

殘缺的石梯扶著我拾級而上。這一段雜草叢叢的時光裡，掩映著岸一程浪一程的內容、月一夜雨一夜的情節和熱一季冷一季的纏綿。

不見了頭頂木盆從河灘歸來的浣衣女，柔軟的腰肢把一江暮色扭曲；不見了拎著酒瓶，哼著小曲的拉船漢，搖搖晃晃醉倒在相好的門檻……

兒時的場景，在眼前碎片一樣重重疊疊。

嘉陵江一去不回頭，帶走了碼頭上多少故事，卻沒留下舊時人物的下落，也沒留下青梅和竹馬的去向。

致友

那是在生與死狹窄的通道上，你素衣飄

來，白褂飄去，以傾心暖人的姿勢，日日夜夜地校正著一個個生命的運行程序。

就像是春天與冬天相間的一道柵欄。

就像是白晝與黑夜相間的一縷晨曦。

這似乎是小時候，我們一起遊戲時，模仿的場景還在延續——

讓病毒與死神的合謀，潰水般退卻，最終被你愛心的火焰焚為灰燼；讓兵荒馬亂的眼神重歸清澈的平靜；讓陷於絕境的命運獲取安穩的呼吸。

一場不見硝煙的抗疫戰爭裡，你是人們眼中希望的星辰。

每當你推開一扇扇隔離的門，給走出來的感染者抹去了恐懼的最後蹤影。

我看到了：那些由蒼白轉為紅潤的臉龐，春雨一樣的感激滂沱而瀉。

我兒時的白衣玩伴呵，你知道嗎？從這裡踏上生命坦途的人，即使登上遠方的峰巔，也會轉過身來，朝著你的方向俯身致意。

而我，也想用一張童年的花手帕，擦一擦你額頭上的汗滴。

轉身那一瞬

她一轉身，一根動情的弦就斷了。

倒在水邊的梔子花，留不住掩面而去的琴音。短暫的花開花落，讓這突然終止的曲子，芳菲殆盡。

何時在此地開始，何時又在此地結束？轉身的那一瞬，時間萎縮成一團亂麻，糾結成一個解不開的疙瘩。

樹林像一個收集聲音的巨大音箱，曾經的月光叮和春雨淅瀝，曾經的溫馨和悵惘，都在這時候迴旋釋放。

是因為十指相扣，摳不出想要的默契？

是因為兩臂互挽，挽不住該有的溫度？

轉身的那一瞬，只有迷路的螢火蟲在樹林飛進飛出，去銀光閃爍的水面放下淒美的投影；只有那一句互通珍重的話裡，露出一條斷弦般的陌路。

生活往往預設下美麗的陷阱，上演這一幕熟悉的經典場景。

是要看看，她和你轉身之後——

誰能夠抖落泥